

# “我的莲花总会凋落，可是我要把莲子留下来” “诗词的女儿”叶嘉莹去世，享年100岁

## 飘零半生

叶嘉莹的诗很美，但与这种美极不相对的，是她命运多舛、苦厄交杂的一生。

叶嘉莹喜欢荷花，亦与诗词有缘。因为出生在阴历六月，父母说那是荷花的生日，她的小名便取了十分诗意的“小荷”。

叶家算得上是书香世家，恪守礼仪。闲暇时光，叶嘉莹的父亲与伯父会在院中散步，声情并茂吟诵古诗，母亲与伯母则会各执一册诗词选集默默研读。

在良好的家庭氛围熏陶之下，叶嘉莹开蒙很早，六七岁便诵读《论语》。父亲是启蒙老师，会拿毛笔与朱砂在黄裱纸上写字、画圈，教她辨识字形字音，讲解其中的道理。

或许也是在那个时候，叶嘉莹的心里便早早种下了诗词的种子，只待时日，便可长成参天大树。

然而，好景不长。读初二那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叶嘉莹一家人的生活很快陷入困境。“冬天去上学，在巷口拐弯的地方就能看见冻死饿死的人。”

1941年，叶嘉莹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专攻古典文学专业。时值抗战，父亲随国民政府南迁，失去了音信。

同年9月，母亲在伤病中去世。在母亲离开后，叶嘉莹将悲痛与后悔写进八首《哭母诗》：噩耗传来心乍惊，泪枯无语暗吞声。早知一别成千古，悔不当初伴母行。

后来，叶嘉莹与伯父、伯母及两个幼弟一同生活。沦陷区中生活艰苦，但叶嘉莹从未中断读书，从师于古典诗词名家顾颉刚教授。

1945年叶嘉莹大学毕业，同时被三所中学聘为国文教师，深受学生的喜爱。

1948年叶嘉莹随丈夫迁居台湾，在多所大学任教。她培养了一大批中国传统文化人才，成长为著名专家、教授。其间，还有一批欧美学生从师于她，后成长为汉学专家。

因为“白色恐怖”，丈夫被捕入狱，叶嘉莹只能带着年幼的孩子独自生活。《转蓬》一诗所写的，就是这段时间的漂泊：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丈夫出狱后再没有工作，叶嘉莹便靠着辛苦教书，承担起养活家中老小的重担。

才华出众的她在台湾的中学、大学讲古诗词，很受学生欢迎，更曾被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外多所知名高校邀请为客座教授及访问教授。

叶嘉莹的名气越来越大。可是，她的心里一直惦念故土，常做“回不去”的梦：梦中回到老家北平的四合院，院子却门窗紧闭，她怎么都进不了门，只能长久地徘徊于门外。

时间来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叶嘉莹看到了回国的希望。1978年，她申请自费回国教书，此后受邀来到南开大学。

一生与诗为伴，被称为“诗词的女儿”的叶嘉莹先生，走完了自己的诗词人生。

从南开大学获悉，中国古典诗词研究专家、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叶嘉莹，于2024年11月24日逝世，享年100岁。

叶嘉莹是个传奇，一生不算顺遂，却足够精彩，与诗词结伴的人生，几十年来一直绽放华彩。



叶嘉莹 据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

## 与诗结缘

“千年传灯，日月成诗。”叶嘉莹始终未曾停下研究古典诗词的脚步。

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智慧，支持叶嘉莹度过了平生种种挫折。数次经历磨难，她丢掉了衣服、行李，却始终将恩师、诗词大师顾颉刚的授课笔记随身携带。

“因为我知道那些东西的价值。天地之间，除了这些笔记，再也没有记录老师讲课的东西，是他把诗丰富美好的生命传达出来，所以，拼尽一切，我也要把这些东西带回来。”

生活刚一安定，她便将之交付恩师女儿，并着手整理出版，“我讲课从不按照老师的（笔记）。只是觉得，若老师的思想就这样失传，很可惜。”

“除了文字，做什么都马虎。”曾有人如此调侃叶嘉莹，她也只是报以一笑。

在哈佛大学做研究的时候，叶嘉莹每天泡在图书馆研究王国维《人间词话》，早、中、晚三餐不过是各一个三明治。与诗词一生为伴，她甘之如饴。

叶嘉莹曾自言一生有两大爱好：一是“好为人师”，二是喜好诗词。她说，她亲身体会到了古典诗歌里美好、高洁的世界，所以，要把“不懂诗的人”引入到里面来，这就是我一辈子不辞劳

苦所要做的事情”。

“我所做的不是为了个人的追求。”叶嘉莹说，古典诗词是传统文化瑰宝，“我不尽到传承的责任，上对不起古人，后对不起后来者”。“我的莲花总会凋落，可是我要把莲子留下来。”这是她的心声。

## 教诗的人

很多人还记得，百年华诞时，满头银发的叶嘉莹还坐在轮椅上微笑着给大家讲诗，优雅从容。她说，“我是一生一世都以教书为工作、为事业的人。”

叶嘉莹自称是“教诗的人”。她认为，诗歌能够用它美丽的韵律、声音传达一种教化。她曾写过诗句——中华诗教播瀛寰，李杜高峰许再攀。意思是，旧诗说到伟大的诗人，只说李白跟杜甫是两个最出名的诗人。中华诗教要流播、要传达给下一代，作出像李白、杜甫他们那样伟大的成就，需要年轻人共同向着这样的高山去攀登。

1979年春，叶嘉莹在南开大学开始了她回国讲学的第一课，带领学生们踏上了一场如痴如醉的中国诗词之旅，为逐步恢复生机的中国高等学府，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

叶嘉莹在南开大学授课期间，出现了盛况空前的场景：她的课被安排在南开主楼的阶梯

教室里，没过两天，大家就闻风而来，不仅座位上、阶梯上、窗台上、窗户外面都是人，学生们“挂在那儿听”。因为人实在太多，学校甚至出动了“纠察队”。后来中文系不得已想出一个办法：持听课证入场。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学生们为了听叶先生的课，竟自制了许多“山寨版”听课证。

此后，叶嘉莹在中国各大高校讲授诗词，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太平洋两岸，并且在南开大学创办了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2015年定居南开园。

叶嘉莹一直对于年轻人抱有很大期许，她在百岁高龄还在亲自指导博士研究生，即使生病，床边都放着学生的论文，便于随时批阅。她期待，年轻一代把中国的诗歌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 弱德之美

人们既倾慕叶嘉莹的才华，也为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平和气质所折服。

凝聚人生经验，叶嘉莹自创了“弱德之美”的概念。“弱德”不是软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仍有一种精神力量支持。

无论是日常还是接受采访，她的确很少主动向旁人聊起自己曾经受过的坎坷。她打扮得体，衣着清新素雅，外表平和，内心操守从不因外物而变。

她了解古典诗词的价值，终生致力于传承中华古典诗词文化，曾捐出一半退休金——约10万美元设立“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奖掖后学。

后来，叶嘉莹将历年稿酬及出售北京、天津房产的收入计1857万元捐赠给南开大学设立迦陵基金，推动诗词教育，后又于2019年再次向迦陵基金捐赠1711万元。

许多人惊讶她的慷慨。叶嘉莹淡然回应道，“我从来不为自己的得失利害而烦恼。我内心有理想、有持守。这样我就活得内心很平安，也很快乐。”

著名作家王蒙曾经说过，叶嘉莹先生是中华诗学的代表，是以中华文化作为一生之本的人。她非常纯正，她的立人本就是中华诗词文化。

2019年9月，叶嘉莹获南开大学教育教学终身成就奖。2021年2月，她被评为“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

颁奖词中有这样一段话，很好地概括了叶嘉莹的一生，“转蓬万里，情牵华夏，续易安灯火，得唐宋薪传，继静安绝学，贯中西文脉。你是诗词的女儿，你是风雅的先声。”

叶嘉莹先生的逝世，是南开大学的巨大损失，也是中国教育界、学术界和国际文化交流领域的巨大损失。我们沉痛悼念叶嘉莹先生，深切怀念叶嘉莹先生！

据悉，叶嘉莹先生的灵堂设在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逸夫图书馆，遗体告别仪式定于11月30日上午10时在天津第一殡仪馆滨河厅举行。

综合中新网、央视新闻、南开大学官微、中青报客户端等

## 延伸阅读

这是一段两分钟的小视频——2021年春节，叶先生照例邀请门生弟子、亲朋好友到家中团聚。有学生带着孩子一起来，叶先生就坐在客厅的椅子上听大孩子背诗。老人提前准备了红包，谁背下来，就发上一个，客客气气道一句过年好。年岁小的孩子还不会背诗，连走路都不利索，在客厅满地爬着玩，妈妈跟在后面拉都拉不住。叶先生也不恼，小宝贝从她身边蹭过去，老人弯腰低头，笑眯眯地逗娃娃。那场景温馨得几乎要把人心都看化了。

“诗词的女儿”“穿裙子的士”“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创建者”……每次写叶先生，总要加上许多“前缀”，毫无疑问，每一个“前缀”之于先生都当之无愧，可这长长一串列下来，表达了敬意，却也难免产生一点距离。而在那段视频中，所有前缀都不见了，甚至连“先生”这个后缀也可以省去，镜头里，只有听孩子背诗的叶奶奶。

在古典文学领域，叶先生是博士生的老师，也是教授甚至院士的老师，但在她心里，教孩子念诗这件事和做学术的分量不相上下。先生对诗篇的选择也有要求，她常说“不要小瞧孩子”，不建议在孩子记忆力最好的启蒙阶段，只教上一些“大狗叫，小狗跳”之类的“顺口溜”。

20世纪90年代中期，叶先生曾呼吁在幼儿园开设“古诗唱游”课，最终促成了赵朴初、张诒公、叶至善、夏衍、冰心、曹禺、吴冷西、陈荒煤、启功九位先生联名签署政协提案《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同时，叶先生与田师善先生合作编著《与古诗交朋友》，其中收录了由叶先生亲自诵读的导言和吟诵示例。此外，叶先生还应电视台邀请，录制过儿童学古诗的课程。

近年来，叶先生又精心选择了最能代表古典诗词创作水平且适合儿童理解能力和学习兴趣的作品，亲自审定注释并录制音频课程，即《给孩子的古诗词》，该书一经出版，即广受孩子和家长好评。综合新华社、光明网

# 听孩子背诗的叶奶奶